

<p>參賽類別</p>	<p>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    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    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</p>
<p>作品名稱</p>	<p>金屬藍</p>
<p>關從攤位後方的矮小椅子起身，今天的夜空沒有月亮和星星，只剩微弱的檯燈對抗整個黑夜。三個女孩正饒有興致的欣賞著他的作品，他小心翼翼地在一旁適時加入介紹，在對方或厭煩或歉疚的情緒中拿捏自己的言語。阿哲在旁邊偷笑，他心裡一陣嘆息，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就是能對某些無聊事不厭其煩，即便相同的結局不斷上演還是一再重複同樣的遊戲，同樣的話題。「也許這才是勇氣」，他心想。「相信改變的勇氣。我的問題就是太容易放棄，太容易對事情麻木。」他停止解說，果不其然阿哲立刻湊上來悄悄問他，「哪一個會買？」「中間穿條紋衣的那個。」阿哲有些興奮，關又暗自嘆了口氣，他坐回小椅子上，決心不再解說，等待他預料中的結局。他看見條紋衣女孩拿起那隻金屬瓢蟲，掏出錢包，她身旁的朋友笑她總愛亂花錢買些裝文青的東西，阿哲開心的把瓢蟲包裝好遞給女孩。一樣，全都一樣，這些一成不變的情境。他看著女孩們走遠，等著阿哲來找他。</p> <p>「你為什麼每次都知！」他緊張得希望阿哲小聲點，周遭的人聲瞬間減小了些，眼神像針釘在他身上。「我就猜你每次只有知道有人會買的時候才會站起來解說！」關很害怕，之前他曾試著對外人隱藏自己的能力，可是過了這麼久，他對小心翼翼的隱藏和假裝感到無比厭倦，從此決心不再這麼做。然而，此時此刻就是代價。</p> <p>「只是運氣好而已。」他盡力笑了笑，想趕緊結束這話題。阿哲不相信，但也知道再問只是自討沒趣，自顧自地轉過身跟旁邊賣琉璃珠和瑪瑙的阿姨聊天去了。</p> <p>他看著阿哲，內心對他感到十分抱歉。他們合作兩年多，大部分的焊接與雕刻都是關負責，阿哲會負責細微的雕刻。他總覺得避談自己的絕佳第六感造成他們之間若有似無的隔閡，這完全是他自己的問題，另一方面，阿哲也知道他不喜歡聊這件事，所以儘管好奇依舊小心翼翼。對於阿哲的體貼，他是既感激又擔心的。他發現自己又在逃避了。</p> <p>他撫摸著最大的矛兵手上的刮痕，又多一個新傷了他想。有些刮痕能輕易去除，有些不能，但大多數都能隨時間慢慢褪去。然而這個傷是不能的，他摸得出金屬的光滑表面綻裂深陷，手指伏過那種瑕疵的感覺。這讓他想到自己手腕上的傷，瑕疵的感覺。隔壁攤的阿姨總說要幫他和阿哲用琉璃珠算命，他們各挑了五顆珠子，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，阿姨滔滔不絕的解讀起來，他聽來聽去，好像每一句都是另一句的換句話說。他自己做了結論，一年內會有姻緣，事業蒸蒸日上，兩人都責任心強自我要求高，未來可期。他不確定其他項有沒有被說中，但姻緣大概率跟他沾不上邊。倒是阿哲過了幾個月就交到女友，他還記得他剛知道消息時心裡非常錯愕，阿哲臉上的笑容與他形成對比，他知道這是自己生命的暗喻。阿姨當時還指著放在他攤位上這個特別大的矛兵，預言這隻矛兵放的方位很特別，接著劈哩啪啦說了一堆專業用語他一時也弄不明白，只知道以後他會遇到的人跟這隻矛兵也有緣。他聽著倒覺得有趣，因為那個矛兵剛好是個瑕疵品。一個或許能接納瑕疵藝術品的人，或許也是一個能接納他的人，不過那個人還沒出現。</p> <p>說不定永遠都不會出現。</p>	

打從關有記憶以來，他就只有姐姐。姐姐告訴他，他們的媽媽有一天離開就再也沒回來，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爸爸是誰。姐姐是他唯一依賴過的人，他也一直相信姐姐自始至終都對他很好的，即便姐姐後來不告而別。之後有個老師傅收留他，他跟著老師傅學了很多雕刻與焊接的技巧，老師傅去世後，他才和阿哲接手了金屬藝術品攤位。

關有時候會想著，姐姐到底去哪裡了。

行人熙熙攘攘的走過，關的攤位對他們而言像乞丐在行乞，連一秒都不敢停留的眼神顯示出煩躁，彷彿這麼晚還無法回家是這世上最厭煩的事。關有點難體會那感覺，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曾讓他想永遠停留，他總覺得自己到哪裡都像流浪。阿哲今天不在，約會去了，想到這裡，他不禁露出微笑。他看過阿哲和女友相處時行為的反差。如果他女友也有像關一樣的第六感，阿哲會怎麼做？關發現他又不自覺想起昨天晚上的事，每次他問自己為什麼害怕談到自己的第六感，他的思緒就一片混亂。他想告訴自己他沒有做錯任何事，試著說服自己他還是個好人，可是他就是無法這麼相信。連他自己都不這麼認為，別人能相信他嗎？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。

一名女子走到攤位前，細細地看著每件作品。關沒有看過如此深邃的眼睛，她看著攤位上的商品時的眼神彷彿桌上擺的每個都是贗品，關試著從她身上尋找直覺，那是如心電感應般的回應，他不清楚那是他自己內心的對話抑或是某種超自然力量。想到這裡關毛骨悚然了起來，他總懷疑自己的能力是一種詛咒。如果有會購買的客人，他就能從心裡聽到回應。眼前這位女子雖然很認真地欣賞他的作品，卻似乎沒有購買的意願。

既然如此，那就讓她輕鬆地欣賞吧。關決定不打擾她，他坐在椅子上，繼續觀察著行人。

「請問，」關心裡一驚，「這個多少錢？」他的直覺第一次失效。他看著女人指著的方向…是那個有瑕疵的矛兵。關莫名的有些緊張起來，「那是非賣品。」他說。

「為什麼？」女子不明所以的問。

「它的矛只能轉半圈。」他回答。

女子用手試了試，再試了其他矛兵，只有那個矛兵的矛頭戛然停在半圈的地方，她露出不解的神色。「既然如此，為什麼要把它擺出來？」

「它是我特別喜歡的一樣作品。我覺得他跟我很像。」

女子思索了一陣「那可以賣給我嗎？我覺得它的瑕疵讓它更特別了。」

「不，我不賣瑕疵品給客人的。真要買的話，我把它修好再賣給你好了。」她會要求一定要買這樣的瑕疵品嗎？關發現自己正在極力避免預言發生。「真好笑，我在做什麼」他心想，「那根本不可信。」

「好吧，那大概需要幾天呢？其實不修好也沒關係的。」後面那句話輕輕的，像是在安慰自己。

「可能要一個禮拜左右，下禮拜同樣時間你方便嗎？」

女子點點頭「那我就下禮拜再來一趟了。」她轉身走了。關發現她的神情比起剛剛欣

賞作品時溫柔許多。是什麼造成她的轉變？那個矛兵？關實在搞不懂，但他想自己恐怕沒資格說他人奇怪。他還得把矛兵修好，預言困擾著他，有很多工作要做，不能再想下去了，他告訴自己。他想把注意力放回自己正試圖設計的鐵龍上，卻發現自己再也無法專心。

關手腕上有個被姐姐割開的疤痕，姐姐離開後他把疤痕和割開他的刀片都當成姐姐的遺物珍藏。刀片上還有關乾涸的血跡。

他一直知道姐姐變了，從他尚未發覺的某一天開始，她眼睛裡的光漸漸黯淡，引領她走向自身的毀滅。如果他早一點發現，或是他再更成熟一點，他能挽回這一切嗎？

或許仍舊不能吧。但他會試著用更好的方式解決問題。即便他不管怎麼做都是同樣的結局，他會試著溫柔一點，讓他自己的罪惡感減輕一些。唉，所以到頭來他還不只是為了自己。可是…他也是真的希望姐姐能好好地和他生活在一起，他不是那麼壞的人。但也算不上是個好人，他提醒自己。

有時候他會夢到姐姐的手腕滴著血，他問她怎麼了，她聳聳肩說她不小心割傷自己。那是他第一次發覺異樣。那個傷之後再也沒有好。

之後姐姐手腕上的血滴在地上長出了荊棘，血越滴越多，荊棘包圍了他們。姐姐抓住他的手，在他手腕上畫一片葉子。這是楓葉喔，姐姐說。他問姐姐為什麼，因為它是紅色的呀。她拿出刀片，往他手腕狠狠割了下去。

他大叫著一把推開姐姐，「妳這個瘋子！要死妳自己去死，我不要跟妳一起！」他被割開了一條不小的傷口，他的血和姐姐的匯聚在一起，荊棘越長越多，莖幹上綻放出玫瑰。

姐姐看著他，傷心的點點頭轉身離開。在她面前，荊棘叢恍若無物，她直接穿過它們，身上被劃出更多傷口。關焦急地看著漸漸包圍他的荊棘，想找出缺口，但他無法離開。荊棘越來越近了，近到關快要沒有容身之處。地上陡然出現一點亮光，他蹲下一看，是那段割傷他的刀片。關撿起刀片，奮力揮舞，想用刀片砍斷荊棘，卻為時已晚。他看著自己被荊棘吞沒，眼前的光點越來越少，終於陷入一片漆黑…

然後他醒來。

不知道多少個夜晚，他尖叫著從長滿荊棘的夢中驚醒。他打開抽屜，看著裡面的那段刀片，這是他對姐姐的最後印象。

姐姐離開了，從那天起。是他的錯。他傷害了姐姐也傷害了自己，不管是現實還是夢境。他知道她再也不會回來。

夕陽的餘暉撒在海面上，映照出粼粼的波光。關看著一陣陣的海浪向沙灘襲來，他突然好想變成海浪，至少乾死在沙灘上之前還能優雅地被人讚嘆，總好過他傷痕累累又疲憊地活在這世上。「海浪會有煩惱嗎？」他想，「真要有的話，也只有最後的死亡而已吧。」他欣賞著海岸的美麗，一瞬間他害怕自己沒法回去了，海風和夕陽會叫他留下，而他會答

應。他要當快樂的海浪，不要當憂慮的人。這樣真可悲，他想。

不過他會回去的，他自己明白這點，因此感到更加絕望。你帶我來就為了讓我這麼想嗎？他想跟自己的直覺對話，結局一如以往地徒勞。上次他直覺帶著他遇見阿哲後，關就很久沒有再從直覺那裡得到要去哪裡的指示。這次是什麼呢？你想告訴我什麼？他再次向心裡空洞喊話，但仍然沒得到任何回應，周圍只有海浪的聲音。他看著海浪打向岸邊，它們能侵蝕海岸，卻帶不走任何一點他的煩惱。

他落寞地準備離開，此時卻有一個略帶驚訝的聲音叫住了他。「是你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他轉頭一望，頓時也吃了一驚。是那天向他買矛兵的女子。「啊，沒想到會在這裏遇見你呢。妳也來看海嗎？」

「我媽媽的骨灰撒在這片海裡，有空我就會來看看她。」她懷疑的望著關「但我從來沒在這裡看到其他人，沒想到今天遇見你了。」

「我的確不常來這裡，只有很久以前來過一次，今天來回味罷了。」關決定說謊，「抱歉打擾到妳了。」不行，他真的得走了，他想走到離海較遠的地方，卻又被叫住。

「等等，我想問你一件事。」她猶豫了一會兒才開口，「那天你說你很喜歡那個矛兵，因為它跟你最像…是為什麼呢？」

其實有很多原因，關不知道該怎麼回答。「大部分人都不會買它，它會一直孤獨地站在攤位上。總覺得有點像…我人生的樣子。」他看著她問道，「我也能問妳一個問題嗎？」

她詫異地看著關。

「那天妳原本對那些作品不屑一顧，為什麼單獨中意那個矛兵？」

「只有它帶有明顯的傷痕。」她眼中閃過一絲冷漠「我們習慣完美的作品，卻不懂帶有傷痕才是人生的常態。」原來如此，關差點忘了它手上的刮痕。「聽起來妳是想要我把每件作品都刮出幾道傷痕來。」

她笑了。「好啊，假如你真刮的話，我會考慮多買幾個的。反正我家有很多。」

關愣了愣，「很多有傷痕的金屬藝術品？」

「我媽媽做的。不過她會把傷痕隱藏在不起眼的地方，當作她的標誌。」她苦笑，「我家說不定真的沒有完美的金屬品，但它們外表看起來都很完整。」

到底是怎樣的母親和教育啊？關內心搖了搖頭，而且她竟然還常常回來看她母親，真叫人訝異。不，我在想什麼，他心想。他的母親雖然拋棄他，可他也不是想找到她嗎？只是同樣的心情罷了。

他一時想著這許多，沒有繼續開口。

女子又笑了。「你竟然沒有問其他人常問我的問題，還真是特別。」

「本來就沒什麼好問的，只是其他人不願意理解而已。」

「真像我媽媽會講的話。」她爽朗的笑了，向他挑起一邊眉毛。「我叫簡岑茵，你呢？」

關的心跳停了半拍，不知道是因為她的動作還是因為她的問題。事實上，被問名字也是關有點害怕的一件事。「我沒有名字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。大家都叫我

關。」

岑茵似乎嚇到了「抱歉，我不該問的。」

關笑了笑。「沒關係，已經很久了，我也不太在意。」離開他的人太多，他的心早已麻木。

「我得走了，希望後天能再跟你聊聊。」岑茵惋惜的說，「後天見，關。」

「後天見。」關發現自己嘴角不自覺上揚。你不應該期待什麼，即使是一個與你想法相近的人。他想警告自己，卻發現今天的自己寧願相信那個不切實際的預言。

今天會見到她呢。有差嗎？只是另一個來了又走的人。關旋轉著修好的矛，內心交戰不已，每轉一圈就換一邊獲勝，他的手指來來回回繞了上百圈。還好阿哲不在，還好他每周都固定禮拜五約會，不然自己一定會被他嘲笑。他又和自己辯論了上百回合，才看到岑茵遠遠的走來。關看著她清新的容貌，唯獨一雙眼睛自帶傲氣。在這世上萬物，有多少能讓她為之心動呢？他突然清醒了。不可能的，他本來就不應該抱有任何期待。他看著她走近，「說不定今天是最後一次看到岑茵了」他想，「我會永遠記得今天的。」

該來的還是來了。他正準備開口，岑茵卻急忙打斷他的話「對不起，我今天有急事，不能陪你聊了。」看吧，沒什麼好意外的，她看待他的方式絕對不是關想像的那樣。他看著岑茵的眼睛，裡面沒有他想看見的眼神。

「沒關係。」他淡淡的說，「謝謝你給它一個家。」他想把矛兵遞給岑茵，她卻退後了一步，「我不買它了。」她說，「你留著吧。」她匆匆地走了。原來直覺沒錯，她真的沒有要買任何東西，關在失望中感到一絲可笑的安慰。好吧，其實不管她怎麼做都沒太大差別。反正我永遠是被留在原地的一個，無論是誰，最後都會離開。因為你不是個好人，不會有人想留在你身邊。他彷彿看到當初警告他的那一小部份自己，手舞足蹈的吆喝。怎麼樣，我說的沒錯吧！是啊，果然你才是對的。關想這麼回答。無妨，帶有傷痕才是人生的常態，他只是傷的比較重而已。他試圖不再想著岑茵，卻隱約感到不對勁。

那個眼神。像他姐姐一樣，失去亮光的眼神。看似完整，卻帶有傷痕的眼神。她不再說話不是懶得理他，是已經無法說出完整的語言。

算了，與他何干？他連自己都救不了，還想拯救別人嗎？

可是，這真的是他想要的嗎？

他心中生出一股怒火「你這個懦夫，你什麼都不做當然什麼都改變不了，不要再活在自己欺騙人的自我憐憫裡了！」

他跳了起來，丟下攤位，不顧周遭眾人的眼光，往岑茵離開的方向追去。

「其實我根本不知道她要去哪裡」，關在第一個路口躊躇地想著，「我太天真了。」他原本期待直覺能在這個時候幫他一點忙，可是此時此刻他什麼都感覺不到。「我做不到。」他想放棄了，「這不是懦弱，是我的能力有限。」他轉頭想回去，一個略過的黑影吸引住他的目光。

他緩緩地往黑影的方向望去，發現自己不是眼花。「姐姐？」他驚喘出聲。

真的是姐姐。她手裡還握著自己剛剛賣給岑茵的矛兵。

關不知道他該做什麼。他結結巴巴的勉強開口「妳…妳…妳為什麼會…會…在這裡？」

她沒有開口，關發現她正轉著矛頭，矛停在左邊時，她會看著他，才接著轉下一圈。

「妳要我往左邊走嗎？」

還是沒有回答。

管不了這麼多了，他往左邊跑去。

他不知道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，但當他踏上左邊的路時，遠遠的看到前方有座天橋。他心念一動，往天橋跑去。

他不確定岑茵是否在天橋上，但他在天橋階梯上看到掉落的矛兵，他拾起矛兵，衝上天橋。

岑茵在那裡，她從天橋上俯瞰著下方，欣賞著底下縮小的車輛和行人，露出滿足的微笑。

「我想多了嗎？」關覺得有些窘，但也鬆了一口氣。他想偷偷離開，卻被一把叫住。

「別走！」岑茵似笑非笑的看著他，「我在這上面就看到你啦！」她瞪著關，「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？」

關心裡想著，說是直覺好還是姐姐指引好，兩個都有些荒謬，卻都是真實。「我有特別準的直覺，不一定每次都會在我需要的時候幫我，可是它只要出現，一定是對的。就像心電感應一樣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。那麼在海邊遇到那次也不是巧合囉。」關點點頭。「其實你猜的沒錯，我今天是來見你最後一面的。只是我原本想等到晚一點，下面沒其他人時再跳下去。不過既然被你發現，也算是我的命吧。」

「妳如果真的想跳，我不會阻止妳。」關驚訝的發現自己是真心這麼想。活著的人和勇敢擺脫痛苦命運的人，到底哪個比較勇敢？他無法斷定。有時他覺得他自己雖然活著，卻也跟死了沒什麼分別。「我只想聽妳經歷了什麼，我們還沒聊完。」

岑茵嘆息著頹然坐下，「我想離開這裡，你能送我回家嗎？」

岑茵家裡一如她所述的擺滿金屬製品，關試著找出那些刮痕，岑茵笑著等他出糗。大多數真的藏得很好，在小摩托車排煙管的內側、在花瓶底部，最特別的是一片金葉子。

「我媽媽說她實在不想在上面製造刮痕，所以她把每條葉脈都雕得一模一樣，只有這條，」她指著右上方的一條支脈「它的弧度有點不一樣，但得很仔細才看的出來。我媽說這些葉脈就像世上各種人的縮影，帶著傷痕的人努力隱藏自己，但他們不管怎麼努力，都無法撫平自己的傷，無法讓自己和其他人一模一樣。我知道她在講她自己。」氣氛一下沉重了起來，空氣中懸浮著壓抑的氣息。該問還是不該問，關無法拿捏，她知道岑茵也在想著相同的事。電風扇嗡嗡地響著，岑茵的話也嗡嗡地傳來。他知道那是治療自己的藥，可是治療太痛了，他寧願讓傷口痛覺疲勞。

關，你到底是什麼人？我就是關，不是什麼特別的人。不，我一點都不懂你。真要這麼說的話，我也一點都不懂你。跟我講其中一個。講一個什麼？秘密。講其中一個，你的秘密。

關望向她。岑茵倔強的眼神中帶著疲憊，關同時在她眼中看見脆弱，那是帶有秘密之人共有的脆弱。他沉默了許久最後開口，「我看不見藍色。」

她屏氣凝神的聽著，彷彿用聽的就能把關所有的心事看破。

「有一天我在路上看到一個女人，她讓我感到很熟悉，就像我們天生就帶有連結一樣。我完全不認識她，但那種熟悉的引力強迫我的視線移向她，我完全無法轉移自己的視線。」

「可能她感覺到有人在望著她，也往我的方向看過來。在那一瞬間，我和她的眼神交會了一秒。我趕緊別過頭去，但那一秒的眼神我永遠忘不了。而且，就是那次以後，我開始看不到藍色並有我可怕的直覺。天空永遠是我看到她那天的灰色，有時我也分不清我看到的灰色到底是灰色還是藍色。」

「那麼，你有找出她是誰嗎？」她問。

「可能算有，也算沒有吧。」關苦笑，「她是我媽媽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我的直覺告訴我的。」這理由還真是薄弱啊，關心想。「我想，既然我已經有如此敏銳的直覺，這應該不只是我的幻想而已。」

「為什麼不敢跟別人說？」

「她看我的眼神不是媽媽對孩子慈愛的眼神，是看著不祥之物，不懷好意的眼神。」

「即使她真的是你媽媽，她也在很小的時候就拋棄你了，你和她已經沒有關係，你不用在意她怎麼看你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我還是很害怕。我總覺得我的出生和能力都是種詛咒。」

她凝視著他，良久，才緩緩的說，「我也有很多秘密。」

她的語氣像是在自言自語，又像是與同病相憐之人互相傾訴的呢喃。

「你一直守護著它們嗎？」關問她。

「我不得不這麼做。」她回答，「那天我騙了你，我原本想跳海自殺，跟我媽媽死在一起。但遇到你讓我有點猶豫，我考慮了兩天，還是覺得非常痛苦，結果你又阻止了我一次。」她看著矛兵笑了，「其實我原本想，把它留給你，這樣你會不會永遠記得我。」關也笑了「你就算把它帶走，我還是會永遠記得你。」「真的嗎？」岑茵的語氣充滿試探，眼神恍若有種魅惑之意。她的手從關的後背一路摸索，最後搭上他的腰，頭輕輕往關靠近。「我應該嗎？」關無法思考，他握住她的手。「我應該嗎？」關扶著岑茵，讓她依偎在自己胸口。「我應該嗎？」關發現自己無法再保持理性，他根本無法抗拒。

岑茵靠著他緩緩開口「我媽媽是個很厲害的金工師，我爸看上她的才華。婚前他隱藏了所有醜陋的秘密，我媽完全不知道他是多麼可怕的人。結婚後，他沒事就會毒打我媽，把她鎖在房間裡。他有時也打我，但大部分我媽會幫我擋下。」

「有一次，我媽抓到機會想跑到外面呼救被他發現了。他很生氣的痛打我媽，我趴在床上哭，發現媽媽的枕頭底下有一把她偷偷打造的剪刀。」

「我拿起剪刀殺了我爸，但我媽還是傷重死了。」她哭了起來，「我殺了人，還是誰都救不了。」

「至少妳盡力了。不管再怎麼努力，還是有些我們改變不了的事，但那不是我們的罪。我們只能試著邊痛苦邊活著，邊努力邊感到面對殘酷命運的無能為力。」

「我有時候在想，媽媽為什麼不自己拿剪刀殺死爸爸？因為她明白，即使我爸死了，她也走不出自己的陰影。她再也不是完整的了，就像這間房子裡的金屬品一樣。」

「即使不完整，仍然可以活下去。」

「是啊，沒錯。」岑茵嘆息，「但就是像我們這樣痛苦吧。不知道該扭曲地偽裝自己是完整的假象，還是任性地露出傷口，被其他人當作異類。」

扭曲地偽裝自己是完整的假象。關感到一股電流通過的震顫，他輕輕的把自己抽離，將岑茵放在沙發上。

「怎麼了？」她問。

「其實我還有一個秘密沒告訴妳。」關坦承。「但我目前沒有面對它的勇氣。」

「你要離開了？」她聽起來很害怕，「你還會再回來嗎？」

「給我一點時間。」他沒辦法保證，「一個禮拜後，妳再來攤位找我。」

關站在他遇見岑茵的天橋上，手摸著沾有他血跡的刀片，想到岑茵家中帶著傷痕的金屬品。

他真的要離開嗎？之前他沒有選擇，他的媽媽、姐姐和師傅一個個離開他了，這讓他感到寂寞。現在他有選擇權了，他也要選擇和他們離開他一樣的方式嗎？周圍難得的沒有任何人，他感到自己一直壓抑的內心的寂寞猛然爆發，痛苦掌握了他，這就是你的感覺嗎，姐姐？

現在的他是偽裝還是真實？他會不會只是跟岑茵的爸爸一樣，把自己的惡隱藏起來？已經過了三天，他還是無法說服自己。

今天稍早以前，他發現自己不自覺地走到隔壁的琉璃珠攤位，幫他算過命的阿姨看著他，向他點了點頭。

「阿姨，我能問你一個問題嗎？」

「之前你說會有一個人來買我的矛兵，那個人就是我在等待的人。」

婦人笑了。「是啊，我發現那個矛兵已經不見了，她是你要等的人嗎？」

「我一直在等待，當我終於等到我在尋找的那人時我卻又開始懷疑自己。我好怕最後這個人不是我想尋找的，我寧願永遠不要知道她是不是我想要找的那個人，我好想逃離，我想永遠當那個尋找著的自己，沒有期待也沒有失望的自己。」

「為什麼這麼害怕？」

「我害怕自己。我怕自己是造成傷害的那個人。」

「為什麼這麼自卑？」

「從前的我深深傷害了自己愛的人，我對自己沒信心，有一個殘忍的我藏在我心裡。偽裝能讓我隱藏在人群裡，但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我會厭倦偽裝。」



婦人皺起眉頭「琉璃珠預言的是未來，但聽起來你一直活在自己的過去。或許就像你說的一樣，你一點都不相信自己。為什麼你要認定現在的你都是偽裝，難道你在傷害自己所愛的人以後一點改變都沒有嗎？你根本不需要偽裝，你就是她喜歡的那個你。」

「而且你也別小看女人，她要真決定和你在一起，連你偽裝起來的那一小部分也會決心一同愛上的。」她擺擺手，「不過我想說這麼多也沒用，除非你自己想通，否則你還是會選擇逃避過一生。」她拿起一顆紅色的珠子，「這是你當初選的珠子，象徵堅定不移的愛情。我就把它送給你，你自個兒看著辦吧。」

關突然感到有些後悔，他心中真誠的困惑好像僅僅換來他人的不屑一顧和一顆琉璃珠。他們信誓旦旦地說著美好的建言，卻從不能理解真正無能為力的痛苦。沒有人能幫他，他想。

對不起了，岑茵。這才是真實的我，我不想再偽裝了。他拿起刀片，割開楓葉形的疤痕。幾滴血落在鐵灰的天橋地板上，關覺得它們好美，美得令人泫然欲泣。一個一無所有的瘋子死在天橋上，可能會被媒體報導，再被眾人感嘆幾天。然後就什麼都沒了。這就是他的一生。

鮮血滴落清脆的聲響如搖籃曲一般，關聽著那旋律陷入沉睡。

關不知道自己在哪裡。

他飛翔在一片藍色的天空中，底下是綠油油的稻田。是藍色！他心中一凜，他好久沒看到藍色的天空了，那是他曾經和姐姐一起躺著看雲的天空。他該怎麼稱呼填滿天空的這個藍色呢，叫它天空藍似乎太俗氣了，這麼勻稱的色彩不該永遠跟天空綑綁在一起。身邊的風在他耳旁呼嘯而過，凜冽的空氣使他全身都精神了起來。他想要到底下看看，這才發現他無法降落，他甚至無法控制自己前進的方向。眼看就要撞上前方的山了，他的身體陡然一落，輕盈的穿過下方的一個山洞。山洞的另一側竟是一副都市景象，他自然的在小巷間穿梭，關好奇的伸手想觸摸路旁的電線桿，卻碰不到任何東西，他的手就像不存在似的穿過了電線桿。他嚇了一跳，原來自己是像靈一樣的狀態，那麼，現實世界的他在哪裡，他死了嗎？他急著想飛到附近的醫院，看看自己是否躺在裡面，然而他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。他的身體像自駕車一樣飛向它自己的目的地，最後飛進一間破舊的房子。

關花了幾秒才發現這是他小時候住的地方，其實根本不能算一間房子，只是一個有四面牆壁的地方，他跟姐姐會鋪一條髒兮兮的棉被睡在地板，棉被上的氣味散發出古老的氣息，現在整間房子裡仍有那個味道。

他走出房子，身體不知何時又恢復由他掌控，直覺告訴他應該去那個地方。他走向一旁的小空地，空地中央搭著一個由鐵皮圍繞的小浴室，他走進浴室，穿過裏頭破舊的浴簾，在裡面看到他預料會見到的人。

「姐姐。」他輕輕地叫著，聲音小到連自己都聽不清楚。

姐姐還是離開他前一晚他記憶中的樣子，烏黑的長髮，瘦小的身形。她緩緩轉過身，眼神依舊那麼空靈哀傷。「我在等你，關。」

「姐姐，我們都死了嗎？」

她溫柔的笑了，就像小時候逗他玩一樣。「大概只有我吧，你還沒。現在的你可能在某個地方處於彌留狀態吧，我也不知道你為什麼會在這裡。」

「那姐姐怎麼會在這裡等我？」關恍然大悟「因為妳『就是』這麼覺得！妳和我一樣都有第六感！」

她沒有回答，等著關繼續說下去。

「為什麼離開我？」

「人都有分開的一天，你早就不需要我了。」

「那為什麼連跟我說聲再見都沒有。」

她的表情像是被踩了一腳「你並不喜歡我，你很怕我，覺得我是怪胎。你根本不想和我生活在一起。」

「我錯了，不管姐姐是怎樣的人，我都希望能和姐姐在一起。那天我真的很害怕。可是對姐姐而言呢？姐姐也覺得我是可怕的野獸嗎，因為我那天對妳大叫，就再也不想到我了嗎？」

「還真是像我啊，我自卑的弟弟。」她笑了，笑裡有些欣慰又有些哀傷。「我從不想離開你。」

「那麼…那天晚上，妳去了哪裡？」

「我去找媽媽。她雖然拋棄我們，但之前我的直覺就已經帶我找到她。」她眼神低垂，「我想去死在媽媽面前，我恨她，她讓我感覺到被拋棄的絕望，我也要她一輩子活在拋棄我的陰影裡。」

「我實在很想為了你活下去，但那天…我割傷你的那天，我的直覺告訴我，我會在那天死去。」

「直覺告知你的死期？」關大吃一驚。

她點頭。「而且你會知道它是對的，你不得違抗。」

「姐姐，我們的直覺到底是祝福還是詛咒呢？」

「把它當成祝福吧。你知道那天我去找媽媽發生了什麼事嗎？她說她看到你了，而且你認得她。」

所以那天真的是媽媽嗎？「我…只是有點感覺，不太確定是不是真的是她。」

「她自己也有和我們一樣的直覺，並且因為直覺，讓她感到命運無可避免的殘忍。她說她要讓我們也體驗同樣的感覺。我不知道她經歷了什麼，但她實在是個…冷血殘忍到我讓我覺得很害怕的人。她非常無情地看著我流血死去，並且開心地認定你也會活在被我拋棄的陰影裡。」她看著關，「沒想到還真被她說中了。」

她抓起關的手，看著手腕上的楓葉疤痕「我其實覺得我畫得蠻美的呢，原本想把它當成祝福送給你的，沒想到反而讓它成為你的陰影了。抱歉用了奇怪的方式。如果你想要的話，我可以讓它消失。」

「不，我想要留著它。我希望自己即使記得姐姐，也能堅強的活下去。我不能再害怕自己的生命和能力，我必須自己掌控這一切。」關歪著頭想了想「說實在，知道姐姐不討厭我，讓我有放心了的感覺。」

她笑著點點頭「我總覺得自己的出生是個意外，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活著，覺得自

己活著沒有任何意義。你不一樣，你比我勇敢，你找到自己生命的價值，不用像我一樣自卑的苟活，也不用像我一樣沉淪。」

「回去吧，你不屬於這裡」她輕聲說，「活下去。」她猛力推了關一把，關感覺到自己突然從很高的地方墜落，一個強大的吸力吸引著他，周圍有人喊著他的名字。一股更強的吸力猛然襲來，關感到一震狠狠的撞擊。突然他發現自己又被收束回自己的身體裡，他不能飛了，但有種真實活著的感覺。雖然少了剛剛的自在，卻有種回到家的安心。他閉上眼睛享受這種安心感，過了許久才睜開眼睛。

阿哲拚命搖著他，「你為什麼會睡在這裡啊！還好沒被別人看到。」語氣間充滿無奈。

睡著？關看向自己的手腕，疤痕還在，但已完全沒有任何傷口。「在這裡睡著好像能夢到比較美的事情。」他笑著回答。

「我說，你是不是撞到頭啊？」阿哲打了他一下說「那邊那個東西是你掉的嗎？」他指著地上，那是關的刀片。

關撿起掉在地上的刀片，發現上面的血跡也不見了，只剩一行藍色的小字。「活下去。」他在心裡默念。他又看得到藍色了嗎？關環顧四周，卻找不到任何藍色的蹤跡。他再次看著刀片上的字，那是晶瑩閃著光澤的金屬藍。

這是另一個祝福嗎？他想問姐姐，但他知道沒有人會回答。

其實，沒有人回答也無妨，他能自己找出解答。

「阿哲，你知道我為什麼會有那麼神準的直覺嗎？」他笑著問。

「我哪知道。等等，你今天到底是哪根筋不對勁，先是睡在橋上，現在又一直跟我講奇怪的話，要不要到醫院檢查一下。」

「不知道對吧，改天告訴你。」關放下心來。他能告訴阿哲這些，代表他也能面對岑茵。他迫不及待得想見她，但現在有點晚。他開始有點期待明天。

我是個怎麼樣的人呢？我能自己決定的對吧。想到媽媽竟然希望自己永遠活在陰影裡，他感到有些難過。她想要他感到悲慘，想要他永遠無法過自己正常的人生，但他不一定要變成那樣，他可以打破自己的囚牢。

或許明天醒來，他的天空依舊是灰色的，但關已不再在意。

因為藍色的天空會永遠存在他心裡。